

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、 创 新 性 发 展
 —— 文 化 “ 两 创 ” 看 济 宁

文 创 “ 私 人 定 制 ” ， 小 印 章 刻 出 大 销 路

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文化“两创”在济宁各个领域迸发的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，助推了经济发展与腾飞。民营经济，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同样受益于文化“两创”，在创造与创新之间完成了转型升级和新的跨越，用“私人定制”的一对一服务赢得了市场。

随济宁市文化“两创”观摩团，《文化周末》记者来到济宁市曲阜市鲁城街道印信文化产业园。这里春潮涌动的蓬勃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印信文化产业园以孔府印阁品牌为主体，集金石篆刻、文创设计、电商销售为一体，逐渐形成了以印信文化为主要发展思路的印章产业集群。园区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己任，依托市场优势和专业技术力量，竭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世界了解中国独特而绚丽的印信文化，先后被评为山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山东省小微企业双创基地。

在孔府印阁车间大院，印章创新研发设计和网红直播带货等新手段、新技术的规模化应用，让人应接不暇。

曲阜市孔府印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、孔府印阁优秀传统文化“两创”示范点建设工作小组组长刘鹏表示，他们以孔府印阁品牌为主体，结合曲阜地域文化特色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篆刻艺术与电商相结合，利用林前村篆刻工匠聚集的优势，先后在淘宝、京东、天猫等多个电商平台，开设以篆刻印章和儒家文化为主题的店铺。

多年来，公司不断进行技术研发和工艺创新，投资300余万元自行开发了信息集成化系统，将互联网模式成功应用于传统篆刻文化产业。投资50万元研发了新型书画印泥，投资500万元与厂家联合开发引进了一条先进的印石智能加工生产水平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。

刘鹏说，篆刻电商基地项目运行至今，一直

独 家 报 道



中国词坛泰斗乔羽先生是济宁人，就出生老济宁古运河畔。他的词作都不会陌生，我们这代人还有父辈都是听着、唱着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长大的，我特别喜欢他写的《思念》。

济宁有座太白楼，前身是唐代的一座酒楼，李白在济宁时，常与友人在此把酒言欢。太白楼历经修缮重建，至今完好。

立秋那天，细雨绵绵，天空却很明朗。我沿着古运河，过玉带桥向太白楼走去。近看，筑墙的大青石依旧那么硬朗，只低矮处的砖上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。拾阶而上，李白“举杯邀明月”的石像，透出几分傲气仙骨。遥远的天际，雷声隐隐，雨还是不停。花丛中的小音响里，循环唱着一首陈年老歌，好似很熟悉的旋律。

打开伞走向楼的西侧，合欢树下的石桌旁，竟坐着一位白发老者，他在雨中读一块碑。见我走来，老人转身指指一旁的石凳，我受宠若惊，合上伞，本能地坐下。他只看了看我，依然转过身去凝眸那块石碑。

老人不言，我不语。太白楼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很安静。顺着老人的目光看那块碑，文曰：诗酒英豪说李白，古南池畔起高台。我来已是千年后，犹见青莲次第开。

“乔羽？”我说出声来。

老人回过头来，双眸闪亮着耀眼的光芒。

“你识得这碑上的字？”

“大爷，我认识。”说完我后悔了，应该叫爷

爷。

“这是乔羽写的，他就是咱这边的人，”老人笑道“孩子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表示不明就里。

“孩子，你听。音响里一直唱的就是乔羽写的歌，他老家就在楼后边的财神阁街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老人又说：“乔羽是咱济宁人的骄傲，当年他参加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的创作。你肯定会唱他写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还有少儿节目上的《大风车》。喔，《我的祖国》就是那个‘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’……”老人说得很激动，边说边唱，我听得很入迷。真的没有想到，济宁居然有这么一位词坛泰斗。

“孩子，他写的歌词翻好，传唱的翻广泛。音响里唱的就是他写的《思念》。八十年代，这首歌红遍全国。”说到“思念”时，老人眼神里透出些许伤感、落寞。

“《思念》？我说这首歌的旋律怎么如此熟悉，我妈妈经常哼唱。”

“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歌，背后的凄美故事太感人了，孩子，我愿意讲给你听，雨下得太大了，咱爷俩去楼里头拉呱。”

我跟着老人进了太白楼中避雨，就这一下午，我的心灵有着前所未有的震撼。

老人对我说了很多很多，话匣子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《思念》，是乔羽耗时24年才完成的词作，歌词背后的故事太凄美了。这首歌是与他二哥乔庆瑞、二嫂张福贞爱情有关的。他们曾有过数十年的别离，直到1988年，张福贞终于盼来从台湾到济宁寻亲的丈夫。而这次的相聚，也只有29天……

《思念》的创作，也还要从1962年说起。这天，乔羽回到北京的家里，打开窗户好让田野的风透进来。清新的空气伴着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，轻柔而又欢快的漫游进来。乔羽生怕惊到这只小精灵，没有动。这只蝴蝶绕着天花板，飞了一圈又一圈，慢慢悠悠，静静地飞着。不一会儿，蝴蝶从窗口飞出，飞入菜地不见了……

文化。记者看到，这里的印屏、清朝25宝玺、传统文化闲章等产品生动有趣。

孔府印阁的展示作品中，有根据文物的实物或史料描述复原的代表性玉玺。其中的大清受命之宝，刻有汉满两种文字，玉玺实物目前收藏在国家博物馆；明朝建文帝“凝命神宝”玉玺，是目前发现字数最多的皇帝玉玺之一，刻有“天命明德，表正万方，精一执中，宇宙永昌”印文；根据记载复原的元代玉玺，曾钐参考了出土青铜器造型，印文字体为蒙古八思巴文，是元朝的官方文字；根据宋朝文物和字画类文物复原的宋徽宗于政和七年所制的一方“镇国诏受命宝”玉玺，同时期官印多为贵金属所制，如金、铜等材质，流传至今的极为罕见；根据史料复原的唐代武则天传国凤钁玉玺，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枚皇帝凤钁玉玺，印文的内容为救命之宝。武则天称帝时，将皇帝用“玺”改为“宝”，此后各朝也都称为“宝”；复原的秦汉传国玉玺，据史料描述此传国玉玺方图四寸，上纽交五龙，根据陕西省咸阳市出土的西汉皇后之玺的形制，联想以和氏璧为材料雕刻而成，在这些基础上复原了传国玉玺，它的印文是用鸟虫篆刻制的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

来到客服部，记者了解到，公司的售前客服超过百多人，为客户提供7×24小时不间断服务，平均每日线上接单近两万单，每天发出印章数量四万枚左右。

在客服部接单之后，库管根据订单选择相应的石材。仓库里的产品都是公司采购原石切割、雕刻、抛光而成，产品主要以寿山石、青田石、昆仑冻石、丹东石为主。近年来，铜质、陶瓷、木质印章销量也越来越多。

“我们在淘宝、天猫、京东等电商平台发展的同时，也非常注重直播市场。也通过直播来传播篆刻技艺，培养客户群。我们的观众很多都是书画篆刻爱好者，目前直播反馈情况非常热烈。”

篆刻培训室，是孔府印阁里的“教学提高班”，实行一对一教学，学员有各自的篆刻师傅。“我们还有一个入门班，是集中学习的大课形式。一般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后，优秀的学员就能进入提高班学习。然后再经过一年左右的一对一教学，就能出师了。在整个学习期间也有生活保障，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，真正将篆刻技艺学到手。”

篆刻工作室主要负责印稿设计，篆刻师按



照客户需求设计。一些有难度的印章，也可由篆刻师来刻制。记者看到，工作室里的篆刻师傅，正根据订单篆刻印章。每人面前都有一台平板电脑，预装的是公司自主研发的系统，可以方便每位员工查询订单在途情况。如果出现客户修改内容、更换印章等需求，随时可以截停订单返回修改。

运营部属于公司的核心部门，主要负责网上店铺装修设计、产品推广、客户分析等工作。

在直播间，团队展示的篆刻技艺吸引了观众的点赞和下单。直播通常由一名篆刻师和一名主播组成，篆刻师傅展示篆刻技艺，回答直播间观众的专业问题，主播负责维持直播间的热度和订单处理等问题。

售后客服主要负责处理售后中的问题。由于产品属于私人订制类，每一个印章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位客户。

“正是因为严谨的工作态度，我们的平均退货率只有3‰，在同行业中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。”刘鹏表示，孔府印阁将立足济宁传统文化优势，结合城市特色，增强济宁市和曲阜市的文化魅力，同时，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己任，依托自身市场优势和专业技术力量，竭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世界了解中国独特而绚丽的印信文化。



济 宁 太 白 楼 : 秋 雨 中 邂 逅 的 乔 羽 故 事

杨绍宇

1986年的一天，乔羽再也按捺不住情思，想到一生只与丈夫见过两次的二嫂，如此悲壮的爱情让他无法释怀。1962年邂逅的那只蝴蝶再次在心中飘飞，他将那瞬间的生命体验写成了歌词，于是《思念》就诞生了：
 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。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不知能作几日停留，我们已经分别的太久，太久。
 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。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，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头。
 你从哪里来，我的朋友。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难道你又要匆匆离去，又把聚会当成一次分手。

……

太白楼闭馆的时间到了。雨下的小了些。

“孩子，我是一个退休教师，爱叨叨。咱爷俩在这里拉呱了一下午，耽搁你的事吧？”老人揩了揩眼角的泪水。
 “没有，我很乐意听。”

下楼的时候，我问老人，怎么知道那么多乔家的事。老人淡淡地笑了笑，回头对我说：“我也姓乔，孩子再见了。”说完，他打着伞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之中。

走在古城墙下，我打开手机聆听《思念》。我不再以为它是过时的老歌，我写下这一句话，包含着对老歌偏见的一份检讨。它与时尚的、流行的歌曲，所表达的都是人内心的情感共鸣，真挚的情感，是不分年代的。

《思念》就是，人人都有的、埋藏于内心的神秘东西。

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只自己的蝴蝶，可虚幻也可现实。那是内心深处极为珍贵，又极其让人眷恋的情愫，圣洁地埋藏在心底。

那情感可能是友情，也可能是爱情。如果是友情，它是友情中的友情；如果是爱情，它是爱情中的爱情。

蝴蝶的幻化，寄托着童真，蕴藉着青春的执念和成长的隐痛。琐碎无序的生活中，有太多的偶然，但生命中也有必须面对的必然。穿越

在偶然和必然之间，在无常的人情冷暖和风风雨雨中，都需要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，哪怕“只作几日停留”“一去便无消息”，也会把思念积压在心头。

心海五味杂陈，我却难以言表。真想去讨李白的一杯酒，倒满，仰头，入喉，咽下世间的千杯喜，百盅泪，万盏情，但依然想留下一颗心，一弯月，一场梦。

蝴蝶飞入窗口，思念永远积压在我心头。

■ 本报记者 刘帝恩 摄影

○ 主 编 按 语

这篇2019年12月27日的投稿，写于当年的11月24日。读作者简介，投稿人是金乡一中的在校学生，16岁开始发表作品，曾获“齐鲁小作家”称号。这位同学学了两个手机号码，应该就是他敬畏并信赖之人的吧；而他所在的村子叫杨邵村，与他的名字有着着诗意的契合，这是一位细致且灵秀的少年。

作者文中长篇叙述了乔羽创作《思念》的经过，以及老济宁、古运河、太白楼的历史佳话。由于这些往事已广为传颂，我们做了删节，仅保留了作者于太白楼上邂逅“乔姓老人”的传奇故事。

在我们追忆乔羽的日子，《文化周末》特别选发本文，已志怀念。



一转眼，我从部队转业地方22年了。想起部队，就会想起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，一起劳动和执勤的战友们。

我当兵18年，从士兵到少校，天南地北，战友几百人。三十多年来，退伍的战友们，有的在城市，有的在农村，幸福美满地生活。

部队有两首很好听的歌，也很耐人寻味。一首是《战友之歌》，“战友，战友，亲如兄弟……”当新兵时就学，一直唱到退伍，也是官兵唱的最多的歌。另一首是《驼铃》，比较深情，年底老兵退伍时唱得最多。

这两首歌，新兵唱不出啥滋味啥感情来。直到第二年和第三年，才慢慢体会到含义。我在中队当指导员时，有一年主持欢送退伍老兵晚会，结束时起头唱了《驼铃》，“战友，踏征程，默默无语两眼泪……”唱着唱着，我情不自禁地掉了眼泪，战士们也都跟着流泪，老兵哭，新兵也哭，晚会不得不在一片哭声中结束。

复员的老兵让人想念，入伍的新兵惹人喜爱。年年如此，周而复始。

我在基层干了十四年，从我身边退伍的老兵足有几百人。他们当兵三年，吃的是一锅饭，住的是一间房，在一个训练场上演兵，又在一个哨位上执勤，战友的感情是手足般的亲情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常会想起战友们。老兵杨少凯是我在新兵连时的班长，高高的个头，大大的眼睛，和蔼可亲的样子，对每个新兵都像待小弟一样爱护。就是这个老兵，影响了我的军旅人生；也是这个老兵，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退伍回到沂蒙山村，娶了媳妇，生了孩子，过着平平淡淡的农家生活。

战友徐其会，比我晚当兵两年，有着温和、善良、安静的脸庞，给人一种亲近感。之所以成为亲密的战友，是因为我们在部队一起学了两年通讯报道，白天一起训练执勤，课余时间 and 晚上一起讨论素材，撰写稿子。其会才分高，文字基础好，不仅能写新闻，还写诗歌、散文。1988年他退伍回了安徽农村老家，耕田务农，娶妻生子。2003年他去了浙江余姚打工，这一去就是20年，却没忘记写作，陆续在报纸、杂志发表了几十篇。

战友颜旭东，一米七八的个头，英俊帅气，在部队就是队列标兵，单杠、双杠、体能优秀。退伍回家后，凭着一身正气和吃苦耐劳，连续当了两届村干部。退下来又带领村民开办企业，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旭东是个热心肠，哪个战友家中有事，他都是第一个站出来。像旭东这样的战友还有几个，他们继承了部队优良传统，为人正直，能吃苦、能干事，讲党性、顾大局，满满的正能量。

战友张俊生，个头不高，秀气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精明干练。新兵连结束时，我和他都分在了南阳湖畔的武警一大队二中队。俊生家境好，脑子转得快，部队培养军队两用人才时，他选择养蚯蚓，我们两人一组。我天生胆小，不敢用手拿蚯蚓，俊生没少批评我。活动结束时，他被支队评为军队两用人才标兵。他只当了三年兵就退伍了，急着回家是因为他父亲要退休，他要接班，在八十年是令人羡慕的事情，自然就找了一位非农业户口、有正式工作、漂亮贤惠的妻子。他们有一双儿女，也有了外孙，儿子考上了山东大学，一家人幸福无比。

战友孙常怀，厚道勤奋，能吃苦，下连不久去了炊事班。当时有人觉得，成天围着锅台转没出息，有的炊事员都不敢告诉家人或朋友。常怀却是叫干啥就干啥，二话不说就去了。自从他去了炊事班，不仅连队的伙食有了很大改善，卫生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常怀年年都被评为先进，还荣立了三等功。由于表现出色，常怀先后提拔了副班长、班长，还当上了给养员，最后转了志愿兵，当上了连队司务长。后来，常怀转业留在了济宁，工作称心，妻子贤惠，儿女双全，算算明年也该退休了吧。

老兵柱子，我当指导员时他是我的战士。当了四年兵，喂了四年的猪，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每年都为连队喂成十多头大肥猪。柱子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，成了连队官兵学习的榜样。当兵第四年的下半年，连队要为他报请三等功，谁想他的腿疼病加重，住了三个多月的医院，功没立上，年底就退伍了。第二年春天，我收到柱子退伍后的第一封来信，是在医院里写的。他说要不是身体有病，他很想在部队干一辈子，当一辈子兵，喂一辈子猪，立上10个8个三等功。他还说他回不了部队，请我照几张部队和战友的照片寄给他。我照办了，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。我说柱子你会好起来的，我和战友们等着你……。三年过去了，我给他写过几封信，但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。我常在梦见柱子在家乡办了个养猪场，饲养了很多膘肥体壮的猪，还招了十几个老兵帮忙，还要了个漂亮的媳妇，生了个大胖儿子。梦醒时，我常暗自高兴。

作为对柱子的祝福，我当指导员的三年多，常给战士们讲柱子的故事。上课时讲，谈心时讲，平时也讲，不知讲了多少遍，也不知讲的是现实中的柱子，还是我梦中的柱子，反正老兵柱子的故事在我的老连队人人知晓，茬茬相传，柱子就是我们身边的战友，一个平凡的老兵。

思念战友，仿佛思念亲人，还有数不清的战友让人思念……

想 念 你 们 ， 我 亲 爱 的 战 友

冯 洪 新